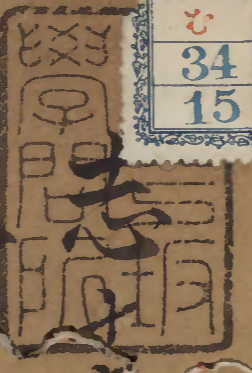


晋書

二十九之八

34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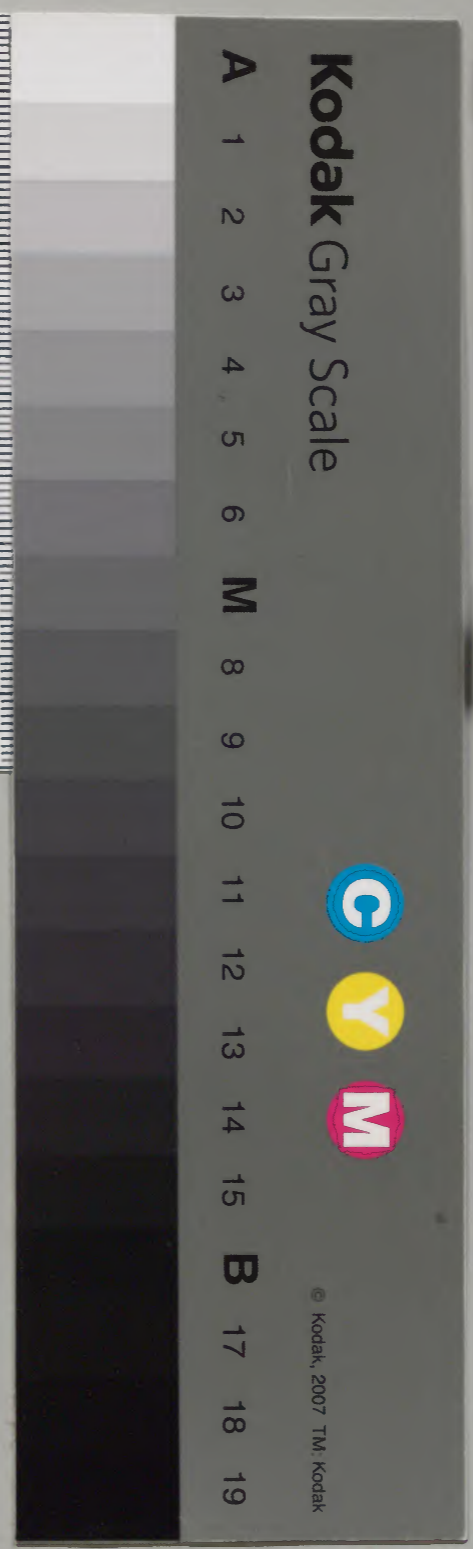
食貨志 五行上中

庫	文	閣	内
八〇	五九	三四	漢書
函	四三	類	
架	冊	號	類

				漢書門
		五九	四三	
		一五	二八	
三四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43
冊數	34 ( 10 )
函號	280 27

不許帶出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非藏

亦不圖

志第十六

晉書二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

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

之教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翠珠

璣日中為市揔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化育泉貨遷

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

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

興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



末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報，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訖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并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鳩夷苦發，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鷹以耕稼，召夏鷹以耘耨。秋鷹所以收歛，冬鷹在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溱絲之膾，燕齊涇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

桂林，芴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緜，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恠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摠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年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簞簠，商周之典，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室，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歛以增鉅橋之粟，多發於治，以充傾



宮之惡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為  
洛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誚酒池中牛飲者三  
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為席綾紈為薦及周王誅紂肅  
孫毀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戾人大喜  
三蘇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  
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為逃  
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  
內府永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麻  
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子遺史臣曰  
班固為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

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  
三暉乃睽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  
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  
年之筭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  
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  
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田不用禮  
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  
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  
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  
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



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  
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  
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  
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  
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  
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  
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  
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  
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  
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

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  
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  
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  
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  
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  
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詭相類及卓誅死  
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  
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  
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



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儼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燧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糗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馬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糧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

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衣帛軍人皆資棗棗袁術戰士取給羸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茂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亦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洽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賣其田擔報曰甚善一孤父子親自受田



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籓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甲江甸皆以國之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摠西蜀之用。額下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濟滯岸三丘八藝未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止平扶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綿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旣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

更相譁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存御隻雞以知其布衆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餽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麩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寶篋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從臨江南帝懼其逼甚患之乃詔方



鎮云有新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五五千餘萬人多相  
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  
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  
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  
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  
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  
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  
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  
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祗是衛覲議

為鹽者國之大寶自惠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  
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  
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以多競還於是魏武遣  
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  
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  
屯田脩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公私有  
蓄歷代為利賈遠之為豫州南與吳接脩守戰之具  
塢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  
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  
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



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  
匠其無牛者令畜猪。得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  
一二年中編戶若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  
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為患。百姓飢乏。  
渾於蕭相二縣與陂塢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  
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  
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  
彌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  
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  
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度支州界軍用之。

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  
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  
不使耨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  
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兩省庸力  
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  
徙冀州農夫五千入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  
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  
晉陂。引汧洛澠。屬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  
始四年。宣帝又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  
棄城遁去。帝因欲廣田積穀為燕井之計。乃使鄧艾



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文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出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次具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

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达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器凶荒則窮匱是相救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



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糶之法理財鉤施惠而不費  
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  
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  
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  
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  
者益勤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糶以充  
儉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  
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  
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耒反本競興務功能奉宣朕

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  
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  
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  
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  
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  
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寬  
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  
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  
年普饑而郡界獨無乏之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  
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



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  
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  
勳夏侯和上脩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  
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  
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  
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  
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  
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  
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  
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

在停污高地皆多磽瘠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  
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  
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  
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  
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  
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  
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  
隨其所歸而言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  
不出境界之內日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  
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六種五穀五穀必豐



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  
不穿鼻者。無益在。用而後有。更主穀草之費。歲送任  
駕者甚少。尚復不調。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  
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  
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  
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立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  
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  
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  
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二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  
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  
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餽。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  
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  
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  
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如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  
又言。諸欲備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  
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  
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  
塢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  
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



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塢則堅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墾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導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導言臣按導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導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導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

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沉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瀆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塢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脩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



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  
並一時附功今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脩功實之  
人皆以俾之其舊陂竭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  
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  
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  
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  
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  
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  
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  
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

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  
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  
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  
絲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  
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布戶一匹遠者或一  
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  
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  
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  
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  
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



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  
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  
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  
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  
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  
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  
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  
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  
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允從武賁殿中武  
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鉞允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

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  
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  
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  
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  
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  
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  
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  
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蜀曜之逼朝廷議  
欲遷都倉垣人多相告飢疫執至百官流亡者十八  
九元帝為晉三課書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歲多



以為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  
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主宜三麥可督  
今煠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然新故之交在於周濟  
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汎勝之督三輔種麥而  
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  
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口數吳郡太守鄧攸輒  
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桓彝開倉廩  
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  
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  
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

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  
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  
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旱陶不能使強不陵  
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  
賈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在征伐之中分帶甲之  
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問者流人  
奔棄吳東吳今淪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  
耕水耨為一歲之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  
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熟三年計賦稅  
以使之公私無漕則言盈度優可計而待也又曰



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皆能使八表莫蕩，區內輯寧。今寧州開條未蒙疆理，此其庶一，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使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屬，趙充國屯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日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并

度田稅米空懸五十

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

帝之世，頻有大軍糧

一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

借一人助度支，運升一

以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

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

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

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

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踞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



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則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課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



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  
糜監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  
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  
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  
鬻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  
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  
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  
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  
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

谷民財殷，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  
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  
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  
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鑄  
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  
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  
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遂用五銖。是時不鑄錢，  
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  
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  
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



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若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方仁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

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詔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詔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謀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



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  
 致損甚多。又勞費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  
 之為弊者。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澀穀以要  
 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  
 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  
 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  
 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  
 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麻非儲，以相資通，則貧者  
 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  
 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因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

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  
 求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  
 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  
 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  
 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  
 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  
 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  
 以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  
 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  
 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斷可



知矣思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敷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石務未自休同以南畝斲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舜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郵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志第十六

晉書二十六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書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六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維書授之以



垂訓然則河圖雜書相為經緯八卦之章更為表裏  
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廢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  
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  
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  
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  
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  
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  
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  
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  
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  
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  
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  
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  
至此其大略也輒與斯列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  
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  
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等農時及有菑



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土之木為觀。於三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棄農時。作為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不曲直。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掩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雲氣寒。木不

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掩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三。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



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奇羨殷浩北伐桓温入關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王恭為北藩八月庾楷為西藩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為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也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

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勳為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京都擊長沙王又及軍始引而牙竿折機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六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月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



發不可久也。其後三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  
華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羊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  
妨農又多蠹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  
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  
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  
朝遠四佞而放諸菴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  
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  
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  
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與師衆不能救也是  
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為平原王納  
河南虞氏為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  
毛嘉女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  
延於南閣繕復之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  
隆此何咎也於禮字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



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竈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後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運甫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西門災，改作端門。又

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搃禁柵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繇，繇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厭妖火燒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繇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宋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



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  
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燕遣察戰等為內  
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入按  
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  
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  
衆後宮萬餘女謁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  
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火西閣楚王所止坊及  
臨商觀殿十年四月癸丑宗賢殿災十月庚辰合

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童殿南閣火時有  
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  
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由是楊珉求退是時  
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  
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  
發之白晷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  
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恭頭孔子履漢高  
祖斷白蛇劍及二百人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



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  
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  
其應也張華閹篡皆曰武庫火而氏羗反太子見廢  
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謚擅朝惡  
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  
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耗弱而  
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謚殺太子也于  
寶以右燕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昌園便殿  
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将入官衣中忽有火衆  
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  
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  
在位然憂逼折辰可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闈及閣  
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弁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  
覃入嗣不終於位一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  
是時王如自號六將軍司維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  
郡縣此下陵上隄以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大興中王莽鎮武昌武昌火起興衆救之救  
於此而發於彼而不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  
說所謂濫災妄起之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于實  
以為此臣而君之行亢陽大節是為王敦陵上有無君  
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  
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八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  
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 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 龍大武殿及兩廟端

門震灾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為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灾火烧

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炭煙蔽天不可撲

滅此亦桓温强盛將廢海西也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

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息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

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盖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



實此不括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

是月景申益斯則百

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哀陵日死

不括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

子寵幸尼及妯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

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

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

人驕妬皇子不繁乖益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

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三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

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

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

書故天火示不復居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

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

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

言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

人因遂散潰悉為賊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回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  
自不絕王弘時為吳郡書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  
下狀如信幢遙集路旁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  
為之灾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脩宮室飾臺榭之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  
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  
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  
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  
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  
熟是為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  
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  
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  
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  
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  
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  
皆冒之此脩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飢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大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掩杖鉞誓

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

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

犯難入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

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

不成者衆乃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

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

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

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

以春秋石言于晉為金石同類也是為金不從革失

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



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空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脩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實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在金陵。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

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之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壽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草而為變也。五月。吳桑作亂。群寇颯起。清河王璠為世子時。所佩金鈿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許。璠奔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率為司馬。璠高。璠

敗。帝建興五年。璠言于平陽。是時帝還。璠亦在平陽。



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失之。大者佻而帝為逆胡所弑。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嚴王敦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金大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殺遂與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

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而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上與甘卓河也。

傳曰簡宗廟不盡祠庭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必。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禮。齊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以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成。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逆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



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顛事者加誅四司終三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更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渴有德茲謂狂飲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坐蟲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許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日鄴遷洛營宮室而不祀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祭陵畝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暨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及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武者曰權簡宗廟不禱祠不敬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於是  
鑿谷徵乎還而憂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四譜  
訴雖陸遜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立中聽  
讒免楊震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六百  
姓愁怨八年秋將軍田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  
溺殺人漂失財產帝曰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  
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  
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

終吳世不上祀之彌不脩嚴父之禮昭穆之製有

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  
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三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  
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  
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等吳人賊之應  
也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雪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充發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  
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泰始二年又除明堂



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靈臺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播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疎外者多陰

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隼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妾翳賈爲無謀而並蒙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一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七年九月郡



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三月潁川淮南大水

六月城陽東莞大永殺人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

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

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

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并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

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并溢所

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兗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

謚驕猜彌扇平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并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問專政陰

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兗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

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

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六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狠



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朔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

王敷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

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

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

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

咸康元年八月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

五月又上其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

執權政和初同事也

七年上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

浩以私怨廢蔡謨遐迹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文

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

石頭以為兵占是後殷浩桓温謝尚荀羨連年征伐

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温



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  
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吳郡吳興  
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  
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尅百姓  
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祆  
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將  
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  
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  
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  
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  
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



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衛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地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

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榷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齒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

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雅亦謀反凡所誅滅數

十家三年五月景平大水四年十二月戊寅濤



水入石頭明年王依北討一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廬循至蒸洲八年六月大水九年五月辛巳大水十年三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滲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移人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依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括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陽若括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谷徵曰狂恒雨若借恒陽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霧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飛禘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疢時則有青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疢疢病貌也言寤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知意也每一言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不亡或在前後或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



善推五行傳以傳於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  
賢弟子其傳真劉向曰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  
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  
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  
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  
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  
毀故有雞鵠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

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  
青故有青肯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  
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  
為秋為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

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  
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  
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  
蠱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

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鵠臭疴說以  
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



為金所病故致羊羴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  
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羴與  
妖疴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飈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  
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  
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保身之飲對  
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  
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  
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  
又嘗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癘也曰皇太子國之儲  
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禍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數臺府  
漣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  
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棗使姬人酷鬻身自貿易于  
賢以為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為也俄而道子見廢  
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後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



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  
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  
敬叔官天熾若曰此情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  
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  
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  
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  
雨為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

以凶飢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日六六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  
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於也  
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  
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  
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  
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  
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



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  
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  
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  
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  
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  
峻其餘黨猶據守石<sub>二</sub>嶼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  
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矣裁燕帛  
為白帟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  
以為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帟毀辱之言也蓋革  
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紕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



三十一  
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  
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  
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  
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  
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人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  
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  
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  
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  
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  
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  
寇男子之寇禁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  
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劇角過于耳蓋其俗自  
操束太急而庶罔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  
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  
毀以死諸葛亮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懲亂蓋  
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



二千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三  
孫皓果奢暴恣情在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  
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  
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檔加  
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  
變易其形皆以白箴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  
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千寶以  
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  
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  
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  
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豹舩及為羗煮貊炙貴  
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  
氈為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  
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紉頭帶身袴口胡既  
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氏羗互反永嘉後劉  
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  
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



尊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盞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盞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盞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飭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幣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

始人結髮者既成以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

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鍬住則植之夫小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巨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屠自聚于道多者至



四五十星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以為夫孱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為也故者疲弊之為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屬聚於道者為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帟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帟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帟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

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髮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衣傳紛識者曰紛者在首為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傳紛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陸士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授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



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竊編非據也。是時為文者，又上短帶纜，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亡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為履者，齒皆達，榻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斲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



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額，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下相謂曰：「頗類轎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為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賈詵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

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為令，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紐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禍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北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大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



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武大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  
左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  
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  
厚故妖變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  
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  
狂慢不肅故有雞馮天戒若曰角兵為尋墮落者輶  
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  
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  
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火社樹有青氣出  
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  
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後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  
之表晉室之胤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  
風之司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石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



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沱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辛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沱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廡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飢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

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沱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為墟矣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沱妖也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沱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為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晉書二十七

志第十八

晉書二十八

唐太宗 尊文皇帝

御撰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久厥咎僭厥罰恒陽朕極憂  
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龜之孽時則有六禍時則有  
口舌之病時則有白膏白祥權木珍金言之不從從  
順也是謂不久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通者乎詩曰如螭如虺  
如沸如羹言上彌今不順人心虛譏積亂則不能治  
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外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







一年而有二君也今謂亟而不知禮義之後遂降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迎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送富羅一辭之維報書曰其田百頃不  
計一畝但見遠志無六日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在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為不毀  
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彌皆身沒名成乃正  
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遠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  
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  
微政逸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凶病及差能以響言  
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

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其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  
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  
年不還乃假之仗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  
神即偵顛倒界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  
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臣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  
延群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與言之不  
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始廢之謀及身而已後  
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嘉後王室漸亂永嘉  
中天下大壞及何慈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為永安宮帝  
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暉還為清河王立成都王  
穎為皇太弟猶加侍中六部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  
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  
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  
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為國  
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  
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各僭也後猶不悟又  
立懷帝為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  
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  
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  
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  
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鍼以  
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  
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鍼灼者價灼百  
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  
人類而人為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  
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



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瞻昂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戌，戌上用兵，金者言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水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海西公時，庚辰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還亦讜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三莽受封之年也。始復司馬道子于安成，永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  
王愷又過郗王愷羊琇之侍何盛致聲色窮珍極樂至  
元康中李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後遂兼三何而  
儻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辜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寧禮謂之  
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  
謂張厥灾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  
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  
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  
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為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官府之  
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  
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  
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為太傅外  
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  
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



帝園諸葛誕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成以誕為天亡吳孫亮三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役頗興軍士怨叛此允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弥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疎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喜等並在散職近天

德不用之謂也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

社稷山川癸未雨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三年四月旱乙酉

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後

蠲宥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

上疏曰必有河嶽之臣莫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



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統僭作威福亂朝尤甚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都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七年夏都國十三大旱八年四月冀州旱九年夏郡國二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揚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

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縲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而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



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百隨斥黜宮衛無君臣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寬  
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  
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  
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  
凌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  
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  
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  
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  
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  
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  
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高相鬻者 二年三  
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  
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

如明穆太后故事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六

年夏旱八年夏旱九年春旱

并平三年冬大旱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強恣權制朝廷僭踰

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勿

冲桓温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温入覲高平陵闔

朝致拜踰僭之應也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八年六月旱十年七月旱饑

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

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

彭城頻有軍役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

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

黃淮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

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為驃

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



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在累既甚此又僭踰不從寬濫之罰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

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殺殷

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

悉使敬已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

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

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并

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僉於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

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

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

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

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



虎騎朱肱者楚一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伏誅彪即死

吳孫亮初立詔曰吁汝恪何若若蓋葦單衣度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幾束其要投之石子岡後聽恪故吏牧欽求之此岡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鼃鳴童謡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一死不上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鼃融刮金印龜服之而示鼃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

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以符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練利頃沒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一止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石印山下族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者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六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志當誦其昌身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云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街不許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口龍武帝聞之加三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與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嘗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主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

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二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末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死時又為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費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官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  
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啣此至來  
年纏沙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  
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為亂以危太子而趙  
王因覺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  
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  
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  
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  
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  
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  
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  
心故言登城看也

大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  
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東江  
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遷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  
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  
超兄弟六落度上桑打椹為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  
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



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旬如白坑破合集持作鯢揚州  
破換敗吳興覆訛訛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鳧尾  
筭質剛亦金之類也旬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  
室大壞也合集持作鯢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  
未能尅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論也及石頭之事  
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  
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堙木  
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  
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

敗吳興覆訛訛訛訛

器又小於鯢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

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

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

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

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

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

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

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

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

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

口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

日而官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

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二

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



武昌翩翩如飛鳥庚  
公初上時翩翩如飛  
連徵不入及亮於鎮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  
阿子汝聞不無幾而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  
歌云白門廉宮庭靡  
而穆帝晏駕

入還揚州白馬牽梳梳又曰庚  
與庚上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  
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  
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歌者危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  
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  
入石

升平不滿斗隆和邨得久桓公  
朝建間而無心之改年曰興寧人

敗吳興覆胡甄甄甄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  
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  
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  
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  
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  
日而宮車晏駕

器又小於鯢也  
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  
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  
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  
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  
破之應也  
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  
廣亮初鎮武昌出至

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庚公上



武昌翩翩如飛鳥庚  
公初上時翩翩如飛  
連徵不入及亮於鎮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  
阿子汝聞不無幾而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  
歌云白門廉宮庭靡  
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

石頭墜下走跳去

入還揚州白馬牽梳梳又曰庚  
與庚上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  
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  
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歌有危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  
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  
升平不滿十隆和邨得久桓公  
朝建間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

復歌曰雖復改興寧

年而穆帝崩不滿十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

汝非皇太子邨得甘

棋紫為奪正之色明

子並非海西公之子

露馬

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  
升平不至十年也

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

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

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

太和末童謠曰犁牛

被廢百姓耕其門以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

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

裡小麥遂如謠言

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



喜本言是馬駒今定以龍子共歌其美其旨甚微海

西公不男使方右向能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已子

桓石民為荊州鎮上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

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

為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

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

毛衣衣被拉颯柶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

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柶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二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

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黎黎使君南上無

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為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纏縛腹殷當敗桓當

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昔年食白飯

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譴汝教法捨龍喉龍喉唱復唱

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京得志也今年食

麥麩麩麩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

誅之也捨龍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



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歎疾而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聞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杆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悞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歐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示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闕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劫掠宮寺劫剥公主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是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踴歎五情在怛自頃宰臣毒副委杖佞邪內擅朝



威外殘兆庶。始詔專征，遂圖不軌。聚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太僕御史中丞溫叡、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與之甚。輕恭奉前詔，部多諸軍，遣王讚率陳午、茅將兵詣項、龔，行天罰。初，越姦稱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臯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璜，斬之。會越、裴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

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十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甲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甲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甲，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又為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此亂也。京房易傳曰：少者下不勝任也。二寶以為獸者，陰精著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



隱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顯獲以獻。天武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為。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蠶鼠出延陵。鄣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覆作亂。殺太守袁瑒。亦時滅日。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麀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麀與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塵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塵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為東海王。乃入其策。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祭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大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土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歛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日犬銜衣乃令逐犬遂升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臭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兼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達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達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梁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此亦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為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豕六羊之占也豕北方匈奴



之象。送言失。驚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没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圻。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為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太興四年。廬江灑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蒼色。狀甚羸。覆之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二狗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上役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宛吠。無幾。孫恩亂。在吳會。為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圻。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為犬。過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遂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



示其妾塚之甚也八十日亡敗亡焉

白膏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為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定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丁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

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于寶以為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握案劉向說此白膏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此道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祭湖有六石浮二百步而  
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  
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  
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  
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  
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  
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  
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  
憂厥怒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  
曰天兩毛羽貴人出走二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  
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  
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  
方鎮屠童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  
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或賊次



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成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符堅滅後經略

多事人勞之應也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龍交戰者

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

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年五月始末河酒丑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搗

受符石崩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禱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

也郊禱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

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鼓石頭金

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

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

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指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

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羶時則有



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  
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士陪亡卿不明爾德以  
亡苟亡側言上不明暗昧燕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  
晉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夫在  
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  
罰常燠也燠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  
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  
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  
色物之大分也在於告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物柄  
之明者也温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

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  
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為離離為火為目羊上  
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  
眚一曰暑歲羊多瘵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  
目者故有目病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  
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  
傳曰有羽蟲之孽雞鴝說以為於天文南方朱張為  
鳥星故為羽蟲鴝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自在巽說  
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為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  
無冰然後書與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必



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  
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  
則物華實三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富寒而燠盡六  
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  
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  
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為草妖或屬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  
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  
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  
衛瓘帝不能察令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  
弛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  
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地黎根傷亦血出帝惡  
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  
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



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堯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葉廣四寸。厚二分。又有曹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察圖名鬼目。作芝草。實葉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



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  
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  
國亡家之象朝將為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  
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為王太子五月甲子就東  
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即位鳩殺臧此與愍  
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以為柏而張華遇害壯  
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  
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人為哭聲不祥之甚是

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  
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眾圍而射  
之王公以下至眾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  
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  
也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桑黃樹相膠而生狀  
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蠶鼠遇臨之筮曰後當  
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幸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  
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  
妖也郭又以為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  
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



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  
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  
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矣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  
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  
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  
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魚初康  
帝為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  
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

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  
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  
海西即位未幾而廢館陶文越曰潘王入纂大業登阼  
享國又不逾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  
西昌脩明之祥帝諱明為鳥是亦與漢宣帝同為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揚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  
柯易葉楊者不凋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  
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  
符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鑿縣枯樹斷折忽  
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  
妃后有專本不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  
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  
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與  
吳終同為識者以為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  
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  
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  
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  
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 羽虫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鶡鴠鳥集靈芝池按劉向  
說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  
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  
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雋德茂  
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揚彪管寧之徒咸  
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



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鵲於衛國李盖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虫之孽又赤青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鷲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鬪墮泗水粗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

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慄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為鳳皇明年改元為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其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雀雉飛上闔闔門天戒若曰  
闔闔門非雉所止適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三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  
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頑曰宮西有小兒見  
之逆自言曰服留鳥鷩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  
見之乃將入宮密籠其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  
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  
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鷩  
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王皆朝享聽  
政之所而鷩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出居此位也

詩云鷩之彊彊鷩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  
之謂乎尋而倫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  
白二色戴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  
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  
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  
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  
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與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  
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



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  
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  
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爲汙菜  
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不  
永之祥也後涉再篡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  
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  
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  
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  
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  
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  
乃頽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成壽陽婢放飯忽有  
群烏集竈竟棄豕前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  
餘烏因其家殺狗又取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  
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羶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禱羊生無後是此羊  
羶也京房易傳曰是以若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  
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肯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牛肉長鬪各數尺有頭目口  
喙無手足而動搖此亦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  
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為魏所誅

吳成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  
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  
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妖曰山見葆江于

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  
十月河陰有赤雲二項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  
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己卯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  
祥也至元康六年山極亂置屍流血之應也于寶以  
為後八載而封雲就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扇氏雨血夫政刑舒變則有常燠赤  
祥之效此流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  
不宜緩恣其人將使太子寃死惠帝思寤不寤是月



愍懷遂薨於是王室成豐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  
曰天雨血虐之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歟答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  
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  
月景宣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  
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  
聲北伐伯以督運給留及後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  
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之受賂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已來

運漕稽傳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  
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于寶以為冤氣  
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為法像水  
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偽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池  
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  
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  
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  
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  
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墮肉之旁是時劉聰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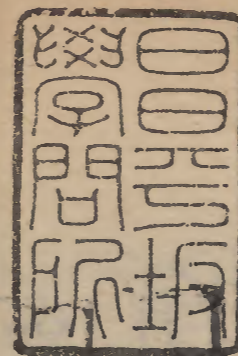


劉毅三女並為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  
又俱劉氏進膏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預肉諸妖其膏  
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晉志第十八

五行中

晉書二十八



文政辛巳



